

魔界浪娃

李滄著



魔界浪娃
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内容提要

霹雳掌是一种威力巨大，震慑武林的旷代绝技，已经失传多年。然而平青云这个浪娃却受乃师之托，一定要找到失踪廿二年之久，霹雳掌的创始人——霹雳天尊的下落。

此要求有如痴人说梦；要寻觅不啻于大海捞针。正当，侦察稍有进展，线索微露端倪之际，浪娃却被卷进了武林帮派大决斗的漩窝，生死沉浮之时，他没有忘记乃师之托，他以高超的武艺战胜了各种敌人，使侦察得以继续进行，然而最终查到的却是：一种类似于霹雳掌的功夫，其人也跟霹雳天尊毫无关系。

正当他深感失望的时刻，奇迹发生了，霹雳掌这种旷代绝技竟被一个不足廿岁的青年人在格斗中使用，此人竟然还是浪娃熟识之人。这人是如何学会的霹雳掌，他与霹雳天尊有何关系？这些都成了浪娃侦察焦点，他又侦

察时险些死于非命……

此书情节波澜起伏,惊险多变,引人入胜。
如能开卷一览,保您欲罢不能。

回 目

- 第一回 挚友破家离故土 (1)
平生装鬼救周女
- 第二回 破囚禁英雄初出道 (45)
会飞龙豪杰再显威
- 第三回 助赵家侠义大聚会 (86)
劫苏女君子小谈谐
- 第四回 战飞龙青云救飞女 (124)
怨英雌老魔瞎赌气
- 第五回 戏群豪青云闹赵府 (166)
恋英杰飞女斗飞龙
- 第六回 战魔怪青云初识“霹雳掌” ... (203)
落荒村倩女侍伤意中人
- 第七回 再谈判正邪晤白杨 (248)
飞天龙一剑震狼魔
- 第八回 擒保镖专云再识霹雳掌 (287)
乍相识英杰初中吴女毒
- 第九回 再相会青云吴女夜品茗 (333)
英霸怒飞龙欲离是非地

- 第十回 惧犯禁群豪离徐州 (369)
 动邪念浪鬼调夫人
- 十一回 正邪布阵酿冲突 (403)
 侠妖械斗展撕杀
- 十二回 中迷香苏女遭敌擒 (441)
 斗浪鬼英雄获蛟筋
- 十三回 救恋人飞龙探虎穴 (483)
 逮老者青云绚天雷
- 十四回 陷柘林青云飞龙初合作 (526)
 生死场母女托意护地残
- 十五回 恶满盈地残遭杀戮 (570)
 施神技英雄出陷坑
- 十六回 评青云二母论女斗心机 (605)
 暗盯哨七杰潜伏入密窟
- 十七回 格斗中飞龙使霹雳 (644)
 扶老道清一论神功
- 十八回 恋人怨莽汉入圈套 (683)
 长鞭击青云降飞龙
- 十九回 见刘道飞龙认乃祖 (725)
 万里游救友奔前程

六个人同时举步，鱼贯沿小径向北走。

一声娇笑，飞虹女突然向侧方飞射三丈外。

同一瞬间，六个凶魔同时飞扑而上，成一列扑出，两端最快，意在包抄。

一扑落空，六个老江湖居然估计错误。

“我早就知道你们不要脸。”飞虹女再退两丈，破口大骂：“一群毫无高手名宿风度的狗男女，眉来眼去一肚子坏水，只会偷鸡偷狗玩弄阴谋诡计，瞒得了飞虹女的法眼？”

为保持你们的前辈声誉名头，敢不敢与我一比一公平决斗？白无常老狗，我向你单挑。”

眼前没有旁人作证，六比一，那有公平单挑的机会？她说的是废话。

偏偏有人证明她说的不是废话，小径人影电射而来。

“我这里有五个人，正好一比一单挑。”飞天龙震耳的嗓音传到：“咱们都是成名人物，公平决斗谁死谁倒楣。”

五个人：飞天龙、苏月兰姑娘、周门主搬倒海、消魂剑、鬼手姚平。

上次在大街上，白无常用调虎离山计，引走飞天龙，这时仇人相见，份外眼红，五个人电射而来，冲势狂野。

“你是我的！”飞天龙最先到达大叫，身为前辈的消魂剑，整整落后了廿步。

大叫声中，无畏地挥剑猛扑白无常，根本没将老魔左近的五同伴放在眼下。

白无常右侧的九妖勃然大怒，一声怒叱，斜刺里截出，左大袖一挥，拂去袖风雷骤发，右手一抄，霸道的龙爪功随袖虚空抓出。

“该死！”狂冲的飞天龙怒吼，快速的身形一顿，身形半转，剑发漫天电虹迸射，剑气迸爆势如崩山，强行楔入袖风爪影内。

嗤嗤两声裂帛响，九人妖的左大袖断裂而飞，身形急向侧方暴退，右手几乎被剑触及手爪。

龙爪功可以硬抓刀剑，但却在飞天龙的剑尖前几乎断指。

消魂剑恰好到达，剑已在手却不愿乘机攻出。

“你本来就有断袖之癖，这可名实相符啦！”老剑客嘴上缺德，在旁扬剑狞笑：“不服气就拔剑上，老夫不想乘人之危占你的便宜，老夫不好此道。”

幸好苏姑娘远在三四丈外，找上了艳仙，没留意这一面的变化。

一个老前辈，在好友的女儿面前说这种话，老脸往那儿放？可知这位老剑客的德性如何了。

飞天龙一剑震飞九妖，豪勇地重新扑向白无常，霸气十足，气吞河岳。

白无常真有魂飞魄散的感觉，上次他引走飞天龙，并非出于甘心情愿，而是交手时吃了亏，不得不溜走的。

尤其是近身发射，发则必中的三颗铁蒺藜，射中飞天龙的胸腹，不但伤不了毫发，反而被震落劳而无功，总算知道这条龙身怀绝技可怕极了。

九妖乘隙发起攻击，白无常便知道要糟，但已来不及策应，也没料到九妖一照面就当堂出彩，一看飞天龙狂野地冲来，只感到心胆俱寒。

“撤！”老凶魔急地下令，飞掠而去。

“我不信你还能逃得了。”飞天龙怒叫，剑隐肘后无所畏惧地穷追。

上次在城里追逐，被老凶魔逃掉，心里一直不痛快，这次在郊外，看老凶魔要往那儿逃？

白无常像是人精，怎会笨得落荒而逃？折向全力飞掠，奔向房舍凌乱的小村。

“穷寇莫追！”消魂剑急叫：“妖妇的迷香厉害，村中房舍参差易受暗算。”

所有男女凶魔，皆不约而同往村里逃。

双方都是高手名宿，武功修为相差有限，利有房屋隐身偷袭暗算，追的人失败的机会多一倍，所以说穷寇莫追。

飞天龙心中有数，不得不恨恨地停止追赶，向凶魔们的背影大声咒骂，以消心中的怨气。

飞虹女聪明刁钻，也往茂草中一钻，这些人是冲平青云而来的，她必须将这些人引开。

透过草隙向北望，白杨树下的八位青衫客，正好奇地向下面观望，但并无离开前来察看的打算。

“这些人到底是何来路？”她心中自问：“也许，与白无常这些凶魔有关。”

她发现飞天龙五个人，正越野而走，去向正是坡顶的大白杨树。

“也许，我该去看看。”她想。

接着，她陡然失惊。

六个凶魔躲入村落，平青云也在村内。

“糟！”她失声惊叫，向村边的农舍狂奔。

强敌不追，六个凶魔心中大定，重新集在村边，目送飞天龙五个人扬长而去。

“咱们要不要前往助威？”浪荡鬼迟疑地问：“显然，断魂剑客那些人，已经闻风赶来捣乱了。”

“不前往行吗？”白无常向两里外的白杨树林张望：“咱们都是摇旗呐喊的人，份量只有那么重，如不前往听候差遣，日后那有好日子过？”

“是呀！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加入的人，处境更恶劣。”艳仙美丽的面庞，出现无可奈何的神情：“当初我们伙同一杆笔，绑架周门主的女儿，向那些浪得虚名的侠义道狗熊，报复黄山受挫的耻辱，那曾想到涉入风云会在徐州的事？”

情势不由人，咱们不得不接受你们的驱策，你白老哥的名头威望，比咱们几个人高得多，在风云会的地位，似乎也高不了多少，违抗差遣日后没有好日子过，我们岂不更惨？走吧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咱们认啦！”

这位大名鼎鼎的荡妇，还真有女光棍的气概。

江湖十豪强与天下四凶这些人，固然威震江湖名号响亮，但比起四大残毒和七大畸形人一类超凡的名宿，份量就差了不少斤两，艳仙与厉鬼秀士在白无常面前，也只有唯唯否否的份量。

艳仙有意发牢骚，立即引起九妖的不快。

“女人，你少给我胡说八道。”九妖一照面便被飞天龙削掉衣袖，早已感到脸上无光，乘机找人出气：“要不是你们这群三流货色，鬼撞墙似的恰好在这里寻仇绑架，无端惹起风波，咱们怎会遭遇许多意外麻烦？要是你们不愿接受驱策，可以一走了之呀！”

厉鬼秀士一脸尴尬，拉拉艳仙的衣袖，用眼色示意不可再多言，以免多言招祸。

“咱们走得了吗？”厉鬼秀士神情落漠，语调有气无力：“一杆笔唐老兄，仅表示奔得太累，想休息一天半天，便挨了残怪纪冲两耳光，受到严重警告，不得偷懒，……”

“很可能被揍得半死。”浪荡鬼冷冷地说：“目下执行调度的人是四大残毒，大权在握，直接受会主指挥，有权处理内外事务，惹火了他，谁也没好处。”

“他们四个人，包括跳包尸和太真玄女，早些天在十里亭，被飞天龙和救走飞虹女的神秘怪人折辱，有气没地方出，咱们可就跟着受气倒楣。”白无常也乘机发牢骚：“算了，厉老弟，俗语说：事到头来不自由。既然你们惹了祸，咱们替你承担起来，彼此都有好处，受些委屈，值得的。咦？飞虹女她要干什么？”

他们所站立处，正是平青云养伤的农舍前晒麦场，可以透过树隙，看清百步外飞虹女现身后的一举一动。

飞虹女正急急飞掠而来，急如星火。

“她要妄想向咱们再次挑战。”九妖咬牙说：“咱们打她的主意，她竟然一而再主动送上门来，可恶！让我好好整治她。”

如果这家伙知道，飞虹女敢恶斗飞天龙和苏姑娘，就不敢说这种大话了。

“我来。”巫山神女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我用云雨香擒她，你们出面万一失手伤了她，在她老爹面前就难以交代了，那老电魔要发起威来，四大残毒恐怕也奈何不了他。”

他的老伴水仙子卜惜春，更是有名的心狠手辣的雌老虎，

只有完整的飞虹女，才能逼老魔公母俩就范。”

“我暗助宫主一臂之力。”艳仙自告奋勇：“先站在上风等机会算计她，我的迷香是十大绝品之一，比宫主的云雨香威力差不了多少呢！”

“也好。”巫山神女不敢太过托大。

事实上，艳仙的迷香，并不比云雨香差，迷倒人的速度甚至更快更灵光些，同时使用迷香的人，彼此心中有数，尽管口头上谁也不服输。

两人左右一分，列阵相迎。

飞虹女眼看六个凶魔全在农舍前现身，心中焦灼自不待言，心中一横，便横定了心，愤怒地冲入晒麦场，立即毫不迟疑地撒剑。

但她总算能控制情绪的冲动，剑一引倏然止步，凤目瞥了并肩分立的两荡妇一眼，警觉地向上风移位。

“给你们十声数滚蛋！”她冷冷地说：“赶快到白杨树林与你们的人会合，不许在村落中生事连累村民，不然本飞女……”

九妖正在气头上，大概这辈子从没有人胆敢对他说这种话，一个黄毛丫头，竟然狂妄地面对六个威震江湖的凶魔，给十声数滚蛋。

“我要你生死两难……”九妖狂怒地叫吼，狂冲而上，从两荡妇的空隙中冲越，左手先扬，三把小飞剑化虹破空，右手不用龙爪功，用剑，剑出鞘冷电森森，身剑合一随三把小飞剑前冲、发招。

飞虹女身形一扭一旋，乍隐乍现，三把小飞剑呼啸而过，全部落空。

“着！”飞虹女的冷叱阴森震耳，信手一剑飞出，奇准地从九妖的剑侧楔入，剑气迸发电虹乍现，这一剑破招进击神乎其神。

行家一眼便可看出，她这一剑极为神似苏家的幻剑招路。

她聪明绝顶，机灵慧黠，与苏姑娘拚搏，已经大致摸清苏姑娘的剑势剑路，暗中加以参群研究，悟出其中机契，自然而然地用上了自己所参的剑招剑势。

“一声惊叫，九妖侧射两丈外，挫右膝几乎跌倒，脸色泛灰。

右肋近背处，裂了一条血缝，鲜血泉涌，显然割裂了肌肉。

假使闪慢了一刹那，必定是刺入而非割裂。

狂攻一招，反而受伤挂彩。

“聊施薄惩，下一个就不会如此幸运了。”飞虹女长剑一引，大有一代名家的气概风标：“你们走，我不希望同类相残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要活了！”九妖狂号，一而再受挫，这位性变态的凶魔，已快要崩溃了。

狂号声中，疯狂地挥剑奋不顾身扑上了。

两荡妇左右绕出，同时出剑抢救。

“不可激动……”两荡妇同声尖叫。

面对九妖自杀性的攻击，飞虹女心中一软，挥出的剑疾收，疾退丈外，轻易地摆脱三支剑的集中合击。

可是，她忽略了风向。

“冷静些！”两荡妇分别抓住了形同疯狂的九妖，向上风

急拖。

飞虹女本能地移位，移至下风。

“你这一代凶魔，怎么放起泼来？”飞虹女不悦地沉声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你不要活那是你的事，挺着胸膛往我的剑尖冲，未……未免……嗯……我……”

卍一声响，剑失手坠地，身形一晃，摇摇欲倒。

神智将昏未昏的瞬间，她看到狂喜地扑上来的两荡妇，也看到淡淡晃现的另一个熟悉的人影。

“大……哥……”她狂喜地、含糊地、感情地狂叫，其实声音小得可怜，神智立即昏迷，向下一栽。

两荡妇欣喜欲狂，争先恐后放了九妖，同时扑上擒人，争功的意图极为明显，看谁先到手就是谁的。

人影似流光，从白无常三个人所站的空隙中掠过。

三个凶魔竟然毫无所觉，人影幻现时才知道多了一个人，只看到背影，不知是如何幻化出来的。

“劈啦！”耳光声暴响。

“哎……”两荡妇分向两面斜冲，尖叫出声，各挨了一耳光，被打得向两侧斜撞。

“不知自爱。”现身的平青云，一手抓起飞虹女找上左肩，转身面对着六个吃惊的凶魔：“我对你们动不动就使用下五门的迷香，动不动就倚多为胜一拥而上的举动，十分厌恶反感，下次再撒野，我鬼见愁一定痛加惩戒，保证把你们整治得半死不活，快滚！”

美丽女人的脸不能打，打了一定难看。

两荡妇深以有迷人的脸蛋自傲，昏天黑地中，感到左右颊火辣辣地发麻，便知道脸蛋要变红变肿，这比刺她们一剑

更痛苦，破了相那就更可悲。

“浪荡鬼……毙……了他……”巫山神女掩面痛苦地向浪荡鬼求助，她自己也挥剑拚命，左手一面发射霸道的牛毛针，一面散发云雨香。

艳仙史的内功修为，比巫神女差了一大段距离，左颊挨了一耳光，支持不住地摔倒在地，头昏目眩挣扎难起，无法加入搏斗了。

浪荡鬼不能不上，情势逼人无可抉择。

白无常和厉鬼秀士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冲出。

九人妖受伤并不重，肌肉伤算是最普通的创伤，但不能再激烈运动，动就流血难止，疼痛加剧，妈使能忍受痛楚，也用不上劲。

他很聪明，一而再受到挫折，激动之余，总算能冷静下来了，不但不冲上联手，反而悚然向后退。

一声长笑，平青云反击了，影动风生，似流光，如逸电，闪动间淡影依稀，肩上有一人，依然快速绝伦，在漫天剑影中倏然进出，当者披靡。

巫山神女的牛毛针像被风刮走了，云雨香完全失效，剑刚吐出，便感到剑尖人影倏灭，接着漂亮的发髻一紧，被无究大的力道拖得仰面便倒。

“你生得贱！”耳听平青云在她耳畔叱骂，吓一声丰臂挨了一脚，滚了三匝，痛得眼中再冒金星，几乎瘫痪在地。

刚挺起上身，刚想爬起，眼前的景象，却让她毛骨悚然，心惊胆跳。

她只看到一个能直立的人，是九妖。

他正如见鬼魅般向后退，退出了晒麦场，脸上惊恐的神

情十分吓人，而且浑身在颤抖，拖着的剑也剧烈抖动。

厉鬼秀士与白无常，趴伏在地痛苦地颤抖叫号。

艳仙史躺在地上，张口结舌像是惊呆了。

浪荡鬼昏倒在她身旁不远处，没死，可以明显地看出仍在呼吸。

“怎……么可……能……”她心胆俱寒脱口惊叫。

一刹那间，五个动手的人全倒了，确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即使是五个笨手笨脚的村夫，也不可能在这极短暂的刹那间被摆平了。

转首张望，看到抱着飞虹女的平青云，泰然自若进入农舍的院门。

五个凶名昭着的凶魔，在刹那间，被平青云单手两脚，一照面就摆平了，他们的兵刃全成了废物，暗器和迷香全派不上用场，武功无用武之地。

“妖……怪……”艳仙终于惊魂入窍，发出惊怖的尖叫，慌乱地爬起便跑。

“救人……要……紧……”巫山神女跳起来急叱，右颊红肿，成了半脸神女。

老大娘替两人沏了一壶茶，端了一张小桌，放在屋前的大槐树下，两张小凳对面坐着品茗。

大槐树浓荫蔽日，树下凉风徐来，暑气全消。

透过北面树隙，可以看到两里外坡顶的白杨林，甚至可以看到在那一带活动的人影。

“送给你防身。”平青云将从太真玄女处，没收来的一只小玉瓶，塞入了飞虹女的手中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飞虹女喜悦地把玩着可爱的小玉瓶，欣然问：“好像是太真玄女的……的盛药瓶。”

“正确地说，是太真玄女盛迷香解药的盛具，太真玄女是天下十大迷香宗师之一，她的解药宇内无双，迷药与毒不同，毒药的种类复杂，有些相生相克，因此解药必须对症。

迷药的种类有限，使用的情况也有限，所以大同小异，通常能解独斗神妙迷香的解药，也可以解品质次等的迷药。”

顿了一顿，平青云加以详细解释：“我学过炼丹术，对这类事物颇有涉猎，除非我完全大意忽略，一般的迷魂药物对我无效，你就是大意，有必要送给你防身。”

飞虹女突然红晕上颊，快红到脖子了，急急地回避他的目光，脸上表情丰富。

云雨香并非是纯粹的迷魂药物，其中有诱发原始本能情欲的催化剂。

巫山云雨神宫，号称男人的天堂。

飞虹女被云雨香迷昏，药物在她身上引起了些什么变化，她心中明白，难怪脸上表情丰富。

“谢……谢谢你啦！”她期期艾艾含糊地说。

“如果有提防的必要，不需浪费丹药。”平青云不理睬她的窘态，泰然自若地进一步说明：“取一颗丹丸在鼻端磨擦，猛嗅数次，丹药将遗留薄薄一层粉末在鼻端，嗅入胸肺的微小粉末便有辟毒的功能。”

“人家知……知道啦！”她涨红着脸说，噘起了红艳艳的樱唇，表示讨厌唠叨。

“重要的是事先防范，等到感觉出昏眩，已来不及取解药了，这表示你已经嗅入不少迷魂药物，药物一发作，你想取